

ARCS

恐怖的

星期五

HAOKAN  
CONGSHU

● 诊室迷雾 ● 魔鬼的证明 ● 职业杀手 ● 疯狂的赌博 ● 秘密王国的魔鬼王子

秘密王国的魔鬼王子

好看丛书

疯狂的赌博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恐怖的星期五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岑 杰

封面设计：袁银昌

**恐怖的星期五**

(好看丛书)

肖肃荃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汝南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插页：1 字数：20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19,001—29,000

定价：4.70元

ISBN 7-5396-0457-3/1.303

## 内 容 简 介

本书精选了九篇可读性极强、情节生动、节奏明快、极为好看的编译小说精品。

《秘密王国的魔鬼王子》是作者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保护下，花四年时间采访调查了一些最大的国际贩毒商写成的畅销书《秘密王国》中的一部分，他生动地描绘了大毒枭法尔巩的“魔鬼王子”形象。《恐怖的星期五》是西村京太郎著名的推理小说，围绕着连续发生在星期五的强奸杀人案的侦破展开推理，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令人叫绝。《魔鬼的证明》描写了一个性格异常的犯罪狂曼森，从少年时就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他想建立一个自己的宗教，在好莱坞外景地——女神牧场建立了他的共居村，并用他的人生哲学迷惑了一些青年男女，成为他的犯罪工具而无恶不做。警方在侦破菲德拉夫妇被杀案时，发现曼森的线索，布下天网，一举捣毁曼森家族，宣判了“撒旦”的末日。

另外，象《诊室迷雾》、《职业杀手》、《色情间谍的绝招》、《疯狂的赌博》等，均情节扑朔迷离，生动精采，令人读来不忍释手。

## 目 录

---

---

- 诊室迷雾..... (1)
- 秘密王国的魔鬼王子..... (22)
- 职业杀手..... (43)
- 恐怖的星期五..... (69)
- 色情间谍的绝招..... (150)
- 杀机四伏的八天..... (172)
- 魔鬼的证明..... (239)
- 无可奈何的杀机..... (261)
- 疯狂的赌博..... (282)

# 诊室迷雾

【日】天藤真 著

廖 健 译

1 965年6月17日，梅雨前线停滞在洋面上，天气阴郁、闷热。

傍晚，日本电气工业公司经理科的松村武回到町田市木曾住宅区自己的公寓。门反锁着，他按一下门铃，没人理会。

奇怪！妻子恒子的下身最近长了个异物，除了白天每天去两次医院，不会拖着病身子出去逛街的。

他感到诧异，连忙抽出钥匙开门走进去，只见恒子蒙着被躺在榻榻米上。

松村扔下上衣和提包，一边解开领带，一边关切地询问妻子。

恒子在被里摇晃着脑袋没有回答，却呜呜咽咽哭泣起来。

他们夫妇结婚才两年，虽然还没有孩子，可感情甚笃。

“发生了什么事？”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松村。

他急忙奔到恒子枕边，掀开被子。恒子用双手遮住脸，拚命阻止丈夫观察自己。

恒子越发悲痛，甚至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喊起来：

“我真不幸啊，我对不起你啊，请你原谅我！”

“怎么啦？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快说嘛。”

“我真说不出口哟，我被他糟蹋了！”

“什么？！”

松村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恒子紧搂住丈夫，放声痛哭。

恒子就诊的是八王子市一家叫“赤尾”的妇产科医院。她下身长的异物虽然不是恶性肿瘤，可部位正在生殖器上，大夫说切除前需要打针消炎，看来完全治好还需一个多月。每次治疗后疼痛感都明显减弱，她正在为治愈有望而高兴呢，结果发生了昨天的事件。

象恒子这样的女性患者，出于对医生的信任，把连对丈夫都羞于暴露的部位任凭医生观察治疗，可医生竟然乘人之危，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

惊愕之余，一种无可言状的怒火焚烧松村的全身，这时如果可能，他真想亲自杀死那个衣冠禽兽的坏蛋，决不让这种品质恶劣的医生披着白衣继续为非作歹。

他用颤抖的手抚摸哭泣着的恒子，极力克制住自己激愤的感情，说：

“讲吧，把事情的全过程详细地告诉我，不要有顾虑，

我不是那种因妻子无端受辱而将她抛弃的虚伪丈夫，为了清除这种社会上的败类，女性的敌人，我们要斗争到底。这不仅仅是恒子你一个人的问题，也许还有其他的受害者，这些人有勇气的话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防止以后再发生这种悲剧。恒子，拿出勇气来！”

恒子伏在松村膝盖上抽泣着点头同意，然后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情的发生经过。

## 二

作为第二个小野博士事件冲击着社会的赤尾医院丑闻于5天后因松村夫妇向东京地区检查院王子分院正式提出起诉而被公开披露。

提出诉讼的那天傍晚，在八王子市中野町东一号赤尾医院门前，标志着某某报社、电视台的新闻采访车和转播车蜂拥而至。在医院狭小的会客室里，记者和摄影师的汗臭味呛得人难受。

院长赤尾治男今年46岁，身体瘦小，一副薄皮瓜搭相，而且带着阴森的脸色，那黑镜子后边的眼睛里，却闪着精悍的目光。面临这样场合，他居然毫不怯场，令久经沙场的记者们感到这是个相当难对付的采访对象。

一名记者不顾同事用眼神劝阻，提出了早想提出的问题：

“据市医师协会讲，你去年也以同样事件被医师协会传讯，而且你写了以后不再出现此类嫌疑的保证书。有这么回事吗？”



赤尾治男的目光移向提问的记者，但并没一点狼狈不堪的感觉：

“有这件事。”

“是什么事呢？”

他的脸嘲讽般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那，我就来讲，五味本子夫人申诉，在接受人工流产手术时，被强奸了。”

“是这样的。”

“那你承认这个事实吗？”

“申诉本身就是事实。”

“强奸是否是事实呢？”

“不是。”

“难道五味本子的申诉是假的？”

“她患有精神病，医师协会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才采取了写保证书的办法，以此了却那场纠纷。”

“这次的松村恒子，也是精神不正常吗？”

“就一般而言，正常人不会捏造这种罪名的。”

“一个普通人家的妻子有必要捏造这种罪名吗？”

“所以嘛，是非得由法庭来决定。”

尽管记者们刨根究底地质问，这位院长却都能应付裕如。

可是在人群象潮水般撤离后，只剩下赤尾治男一个人留在会客室时，他脸上的肌肉无力地耷拉下来，好象一下子老了10多岁。

一会儿，通向卧室的门打开了，夫人峰子悄然而入，她

比赤尾治男年轻十五、六岁，是个毫无青春活力，苍白憔悴的女人。她是护士出身，现在仍做护士工作。赤尾院长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总之，这是个夫妻医院。

赤尾治男发现她走近自己，赶紧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规朗怎么样？”

“还没回来呢。他听到这事会吃惊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情绪最容易波动。可先生，这到底是……”

“现在絮絮叨叨讲给你听，也无济于事，反正已成刑事案件，得竭尽全力雪掉耻辱。”

“我能做些什么呢？”

“你按我说的话行动就行了，具体步骤由我来考虑。同上次一样，对问起的人就说此次告发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策划的骗局。”

“先生，可事实上呢？”

“事实无所谓，只要官司能打赢就行了，这是正义，请你相信我，规朗回来让他到我屋里来一下。”

“和那孩子有什么关系？”

“那孩子都17岁了，象你说的正是情绪容易波动的年龄。他是我们家最薄弱的环节。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内部先要协调一致。”

好象有满肚子话要讲、要问，让赤尾治男一说，峰子也不敢违抗，她鞠躬施礼，默默地走出了房间。

规朗是赤尾治男10年前去世的前妻所生的儿子，个子比

父亲还高七、八公分，现在为升大学而在夜校补习功课。在课间休息时间，他在校园漫步时，听到小树丛中传来同学们喁喁私语，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其中一位同学的父亲正是某报社驻八王子分社的工作人员。

“真是造孽啊，妇科医生居然把来求医的患者给强奸了，太恶劣了！”

“那位患者可能被施加了麻醉，所以不能抵抗了。”

说到这里，谈话声嘎然而止，因为他们发现了规朗。

上课铃声响了，规朗的学习用具都放在教室里，他没勇气走进去，他感到所有同学的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他逃也似地转到教室外面，冲出大门。

他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那同学追上来和规朗并肩走着，一面把规朗的学习用具递给他，一面说道：

“你别在意，同学们不是存心和你过不去，希望你谅解。大家都明白，你和你爸爸是两码事。”

“现在不管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爸爸是个卑鄙的小人，净想着歪门邪道。我是他的儿子，我也刷不掉卑鄙。”

“赤尾，别这样作贱自己，这次事件和你没有丝毫瓜葛嘛。”

“我现在除了背后让人戳指头外，谁会同情我呢？我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谢谢你把书包给我送来。”

规朗说完摇晃了一下书包，冒冒失失地跑掉了。

当下深夜，规朗从家里偷了8万多元现金，离家出走，直到公审日期到来，杳无音讯。

法庭首次进行非公开审讯。

作为直接受害者的恒子，垂首坐在证人席上，说话的声音几乎微弱得让人难以听清，以至审判长不得不时常提醒她放大嗓门。

被告席上的赤尾治男和辩护律师村濑达三用敌意的目光紧盯着恒子。

“……我同以往一样，是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医院的。医院没有其他患者。护士夫人把我领进治疗室，随即关上了门，我把外衣和内裤都脱下放进衣箱里，然后上了诊察床。护士夫人也象往常一样给我注射了麻醉药，小声地对我说她先生马上就来，让我安心等候。说罢，她就走了出去。

“妇科诊察床放脚的两侧都有踏台，床中间臀部位置有圆形的凹洼处，我同往常一样把头枕在固定的枕头上，仰面躺下，两腿分开，小腿肚子分别搁在左右脚支架上。

“不一会儿，有人在我身上盖上一条比诊察床还宽的手术巾，遮住了我的下身和治疗部位。医生是从治疗室外面的准备室里走出来的，因为手术巾挡住我的视线，看不见他的身影。

“这时麻醉剂已开始发挥效用，我感到困乏，睁不开眼。我感到有一只手揉搓着我的乳房，双腿被托起弯曲着紧贴胸部。我听到一阵急骤的喘息，下身不是被塞入消毒棉球，而是有什么东西插入我的身体……

“我好一阵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越想越不对

劲，我该不是被强奸了吧？！我挣扎着叫大夫，只听得大夫慌张地回答说‘就好、就好’，然后才开始象平日一样的给我用棉球消毒、上药……

“治疗结束后，我起身把衣服穿上，只见大夫背对着我，用一只手揉额头，当我问他明天什么时候来，如何治疗时，他冷冷地回答我明天不要来了。平日他都要说几句热情安慰的话，甚至有时还称赞我形体很美，讲些什么丈夫有我这样的妻子一定很幸福之类的玩笑话。可这次他什么也没多讲，样子很紧张、呆板。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察觉了他的卑鄙行径吧……”

## 五

赤尾治男聘请的律师是有名的辩护专家村濑达三。当初受理赤尾治男的委托时，他曾对治男要求道：

“你一定要把实情告诉我，如果律师不知道真实详细的情况，就无法为你辩护。请明确告诉我，你是不是强奸了那位夫人？”

村濑问得很露骨，赤尾治男回答得很肯定，他没有奸污恒子，没有犯罪。

一种律师的职业直觉，使村濑感到事情有些奇特和曲折。他应诺了治男的聘请。

村濑以多年来从事律师职业的经验，发现恒子的证词有许多漏洞和疑点。

首先，他认为侵犯仰卧在妇科诊察床上的患者，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以普通的方法是不能得逞的。

诊察床高85公分，治男身高仅1.55米，他即便踮起脚来高度也不够。除非侵犯者爬到诊察床上，或是在地板上用什么东西把自己垫高30公分。但上述两种可能作案的依据，在恒子的证词中丝毫没有出现。

即使按侵犯者爬上诊察床的假设来分析，侵犯者在狭窄的诊察床上没有支撑身体和膝盖的地方，是根本难以施暴的，恒子的证词也丝毫没有提到治男爬上诊察床的问题。

如若假设侵犯者在地板上放上什么东西垫高身体，则必须有一件高度适中，能承受治男67公斤体重的物件。恒子的证词中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叙述，现场检查，也未发现任何类似物件。

恒子的证词还有其他方面的疑点。重要的疑点之一是，恒子提到“有什么东西插入我的身体”。恒子不是刚刚结婚，而是有了两年婚史。被人糟蹋了还“好一阵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常识上也讲不过去。

她的起诉，也许是无中生有。但作为一个少妇，也没有理由自毁名誉的。

村濑认为，从恒子当时的心理状态推测，可能是一种被害的妄想在做祟。一般女性患者在接受妇科治疗时，最隐蔽而且为自己所珍视的下身被丈夫以外的人窥见、触摸，自然有一种难堪的羞涩，甚至是恐惧感。加上仰卧诊察床，半裸着身体，两腿分开的姿势是女性接受性行为的姿势，听到男性大夫的声音，于是，在半麻醉的情况下，产生了种种幻觉。

还有一个重大疑点，大夫家里有妻子和孩子，还有佣人，妻子还作为护士参与医疗过程，治男怎么能有作案的时机呢？

随着村濑律师步步紧迫的质问，证人席上的恒子大脑开始处于混乱状态。唯一支撑她神经的，是被告席上赤尾治男蛇一般的眼睛。治男狠毒的目光，反而激起了她的愤慨和勇气。

这个男人就要因为我而失去现在的生活地位，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反驳我的证言，我决不能败下阵来。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条披着白衣的毒蛇从社会上清除掉。

恒子重新振奋起她险些崩溃的精神防线，死死咬住自己的证言不放。

## 六

法庭审理的当晚，村濑律师和治男夫妻聚集到医院里商讨以后的对策，这已是第三次了。

“松村恒子的证词很有真实感，法官们也必定会受其感动，这样一来，我这边就只有拿出最后一招了。再有一次开庭，立证阶段就结束了。我想进入反驳阶段后，先下手把这一招抛出来，当然是在公开场合。这一招会很灵，怎么样，你们有思想准备吗？”

对方话音未落，治男即表示同意，并朝妻子峰子瞥了一眼。

“你也没有意见吧？无论外界怎么说，也要打赢这场官司，你作为女人家讲这种话更起作用。”

峰子象往常一样说了声：“是，先生。”就低下了头。这时她那象狐狸一样吊着的眼睛里闪出邪恶的光，男人们没

有注意她这微妙的神态。

所谓“最后一招”，是提出治男是性机能丧失者。由于恒子态度出乎意料的坚决，治男不得不走这一步。

治男果真是丧失性能力了吗？

他第一次坦白出这件事时，村濑律师自然很疑惑不解，因为事实上治男和前妻之间毕竟生有规朗这个孩子。

治男说：“规朗确实是我的孩子。那时候我性功能还是健全的，就是现在体质上也无任何障碍，我患的是长年从事妇科医生职业所致的神经性阳痿。这还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你想，整天价和女人的性器官打交道，而女性下身的丑陋、气味，导致我的性欲的消失。你只要干了我这一行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已经连妻子的脸都不愿见了，有这种反应已是性能力丧失开始，所以我和现在的妻子峰子，在前妻还在世的时候还曾有过一、二次性关系，而正式结婚后却一次都没有了。可是妇产科医生不能没有妻子，患者对独身的中年男子有所警惕，不轻易来就医，实际上在我前妻死后一、二年间，患者骤减，营业额一落千丈。娶现在的妻子后，登门求医的患者又直线回升，一直至今，这你们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治男继续用以前没有过的恳切语气补充说道：

“想来也怪可怜的，为使医院能继续经营下去，不得不甘心情愿去找一个名义上的妻子，这是不能跟人讲的。我这是迫于无奈，但峰子却体现了她的牺牲精神，来装饰我的门面。作为代价，我分给她一半的财产，并且把工资提高到了她以前当护士时的3倍。”

律师从峰子那里也证实了这是事实，从同他们一起住的



管家那里也落实了这几年治男夫妻俩索性完全分居的事实。

峰子的行为是高尚无私呢？抑或是现代时髦女性的冷酷无情搞婚姻交易呢？可这要社会来判断，它和法庭的审判无关。作为律师，为反驳恒子的证词，得把这强有力的武器，牢牢地握在手里，才能取胜，至于怎么使用，要靠他来施展手腕……

## 七

恒子的证词一讲完，法庭就进入公开审理阶段。事件被舆论界大肆渲染，旁听席上总是满员。在进入反驳阶段之前，在法庭措词尖锐的审问下，赤尾治男被指控犯有三种罪行：

第一是伪造学历罪。他自称是K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可实际只是从战时临时附属门诊部出来的医生。他不但以前没向医师会如实填写报表，在法庭上也仍然想隐瞒过去。

第二是无营业执照非法做流产手术。他在八王子开院之前，曾在北区下十条经营过医院，那期间做过的大量绝育手术都是非法的，违背优生保护法。

第三是被记者们揭露的犯有强奸罪的前科。因松村恒子告发事件才公开化。除了在医师会那场纠葛中提到的五味本子以外，小野田常子、土田良子，这两位女人也起诉指控治男，说她们受到同恒子一样的侵犯。两人都是在诊察床上接受手术治疗时而被骗奸了。

这样一来，治男的确给外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伪造学历，假医生道德败坏》、《无端受辱，被害女